

文獻通考

三九百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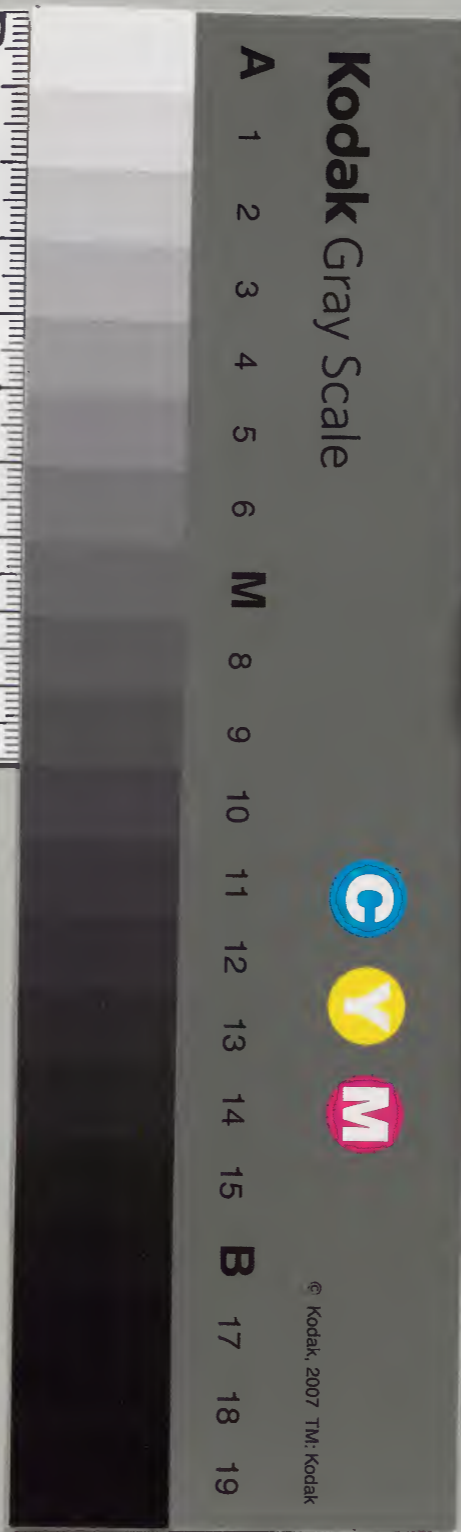
物異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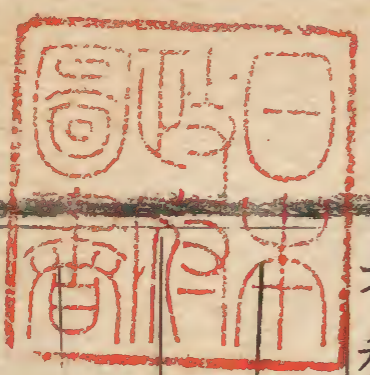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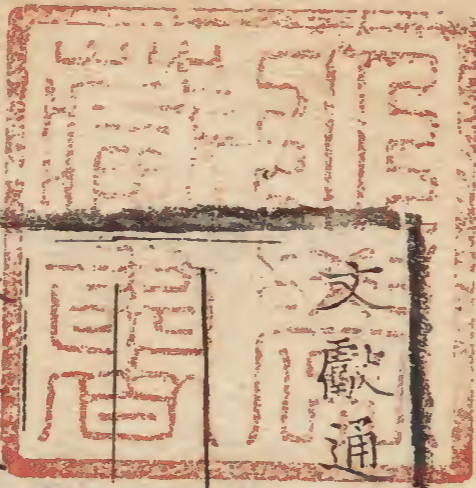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六〇〇號	一二函	一四〇冊
類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〇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124)
函號	294 6

三九百九十





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九

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物異考

詩異

春秋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約服振振取號之旂師古曰後歌曰謠約服也

春約反音振均又音只又音人反鷄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

軍號公其犇師古曰犇音賁焯音吐是時號

為小國介夏陽之阬怙虞國之助師古曰元

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

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

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鷓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號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而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國人不說讀曰悅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鸚鵡之鴿之公出辱之師古曰鸚音欲鸞音欲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師古曰饋亦餽鸚鵡跌跌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丘縣師古曰

跌跌跳行貌也音欲徵褻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褻衣也言公出外求襦音欲鸚鵡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裊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驕通號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長勞鸚鵡昭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鸚鵡鸞往歌來哭師古曰哭乃以喪歸之時至昭公時有鸚鵡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裊公子宋立是為定公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鸚鵡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

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
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
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
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
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
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
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
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銅鑊師古曰門之鑊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街鑊故謂之根鑊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
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
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成帝時諺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為
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
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後漢更始時
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
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
北後更始為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世
祖建武元年帝先在長安時同舍生疆華自
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自四七二十八也
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 羣臣奏以為
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受命之符光武乃命有司設壇場以六月己

未即皇帝位于郾改郾為高邑 建武六年
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
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
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
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
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躡初
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
少病蹇吳門異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
封侯案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
樹䟽幼又專國柄太尉李固以清河五年長
有德欲立之異白太后策免固而立桓帝固

是月幽斃于獄暴尸道路而胡廣趙戒袁湯
俱封侯云 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
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案元嘉中
涼州諸羗俱反大為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
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弃但有婦女收穫
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
為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
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
蒸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蛇
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
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按此皆謂

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
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
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
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
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
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帝作此言
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群閭參委機政左右
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每一後
也且又第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
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車班班入
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
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
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河間姪女工數錢
一妖女本作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
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

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苦不足使人
春黃而食之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
入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
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
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
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
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
心勦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
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

織不可整爵復爵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
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
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專作威福禁錮黨
人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
雖阨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不可整者言
姦慝大熾不可整理爵復爵者京都飲酒相
強之辭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
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言但禁錮後年饒者陳
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
合諧河間來合諧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
居無幾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

河間來延延衆貌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
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
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
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

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雅記曰京都謠歌咸

生也風俗通曰鳥臘鳥臘按逆民董卓滔天
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
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
萬若鳥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
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
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
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

推傷董逃揚字卓傳曰案董謂董卓也言雖

拔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

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

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

聲飾偽服以盪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

人今更曰時人有識者切言舊曰世人曰俗

也其間無幾天下天促其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謡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

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

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

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不摩上

以臣凌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

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

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從鎮焉乃修城積

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二年袁紹攻瓚大敗

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

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

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

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

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

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言

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于寶搜

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

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

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

視表果死無幾曹公平荆州以

為貴人後無幾賢為荆州刺史

魏明帝太和中原師歌兜鈴曹子真唱曰淇柰汝

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衰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
河阿公來還當柰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
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
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三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

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
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鈎
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壩
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
篋束其要投之石子壩後聽恪故吏收斂求
之此壩云孫亮初公安有白鼉後何鳴童謠

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
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

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古

反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

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
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
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疋練有頃沒
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
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
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

書岩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
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
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
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
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
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
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
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
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音撫翼吳
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切

發為亂者相繼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
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
焉元帝懦乃亂反本作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
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
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
長大戟為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
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
居內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
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
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揚后字也其時又

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
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
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
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

崖昨何我五歌千歲髑髏獨婁生齒牙又曰

城東馬子莫龍盧紅吻凶音比至來年纏汝髮

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

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為亂以危太子

而趙王因釁咀應呂嚼在爵豪賢以成篡奪

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太郵諸良日時童謠曰屠

音塗蘇郵日覆兩耳當見瞎許錯見作天子及

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馬趙王倫既篡洛中

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

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

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

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

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

宮西又有無君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

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

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

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

荀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起兄弟大落度上
桑打樵為荀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
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
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旬呼宏反如白坑破合集持作

甌音武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音部甌音盧甌音斗案白

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
也旬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
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
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
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

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

日焚燒城邑井堙音因木開矣鳳等敗退沈充

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

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

興覆甌甌甌瓦器又小於甌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

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汲明帝崩成帝幼為

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

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

也峻死後石擗石頭尋為諸公所破復是崩

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音苦何隆隆駕車入

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廡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廡

者臨也歌云白門廡宮庭廡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謚賜反以馬韁反君良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
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
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
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
生子以為已子

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音子曲

中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

石民死王忱反氏林為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

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

旦去毛衣衣被拉颯上盧合反下蘇合反栖尋而王恭

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

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

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

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

無還時後楷南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

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

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荊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

飯今年食麥麩音字天公誅謫汝教汝捨乃反

籠喉籠喉喝於介反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

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麩
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
之也拾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
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
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
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
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
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懷上烏浩反之歌其曲
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
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

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歐越
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
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
烏啄丁角反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
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為菰徒歷反蘆生
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
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
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之
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蘆龍擷廣
州人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
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

次曰鬪嘆鬪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

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胡黠蓋川健健

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鬪鬪嘆之

應也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

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

家同女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

討滅王敦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

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

直耕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

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苻生時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

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生誅其侍中太

師魚遵及其子孫後苻堅殺生而代之堅封

東海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東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欲敗

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

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

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於新城復謠歌云魚

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當魚羊鮮也田斗卑

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

令盡誅鮮卑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

所攻卒為姚萇所殺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
門誌公忽然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
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
祆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
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
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
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
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
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
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
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
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

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
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
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為五言詩曰夷甫任散
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
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為務夷甫平叔朝
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
陽乘白馬以青絲為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
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虎所
敗擒本名擒獸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

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挑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為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識此其不久兆也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

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者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 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汗人衣阜茨相料理及僧辨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阜茨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謂江東謂殺羊角為阜茨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云

齊神武始移都於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

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効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為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斤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裏燃燈澄滅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効也 又童

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麤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殺麤為水邊洋指文宣明也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為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糕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

深出為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罇但滿酌時穆后
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
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杷淨掃殿屋迎
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
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蹄而歌曰自知身命
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二年而崩

隋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
為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

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
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
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
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
御者莫不欷歔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
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
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即遭春之應也是年
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
三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
水由是築宮丹楊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殺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

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為
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
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
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
疑之辭也

唐竇建德未敗時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

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

高昌先是其國中有一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

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

滅 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 調露初京城

民謠有側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

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

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永淳九年七月東

都大雨人多殍殍先是童謠曰新禾不入箱

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墻高宗

自調露中欲封嵩山屬突厥叛而止後又欲

封以吐蕃入寇遂停時童謠曰嵩山凡幾層

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

打騰騰 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

也樂龍朔中時人飲酒令曰子母相去離連

臺拗倒俗謂杯盤為子母又名盤為臺又里

歌有突厥蓋永淳後民歌曰楊柳漫頭駝垂

拱後東都有契苾甲歌皆淫豔之詞契苾張

易之小字也 如意初里歌曰黃顰黃顰草

襄葳彎弓射尔傷其後王孝傑敗於黃顰谷
神龍以後民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
鑿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烏鵲窠
者人居寡也山北胡也金駱駝者虜獲而重
戴也安樂公主於洛州造安樂寺童謠曰
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景龍中民謠曰黃
犢子挽紉斷兩足踏地鞵齠斷城南黃犢
犢子韋又有阿緯娘歌時又謠曰可憐聖善
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玄宗在潞州有童謠曰羊頭山北作朝堂
天寶中有術士李遐周於玄都觀院廡間為
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人逢山下鬼

環上繫羅衣而人皆不悟近詩妖也又祿
山采及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
白氈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
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
契丹德宗時或為詩曰此水連涇水雙眸
血滿川青牛逐朱虎方號太平年近詩妖也
朱泚未敗前兩月有童謠曰一隻筋兩頭朱
五六月化為胆元和初童謠曰打麥打麥
三三三乃轉身曰舞了也大中末京師小
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曰拔暈咸通
七年童謠曰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後看顛狂
十四年成都童謠曰咸通癸巳出無所之蛇

去馬來道路梢開頭無片瓦地有殘灰是歲
歲陰在巳明年在午巳蛇也午馬也 僖宗
時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
友 乾符六年童謠曰八月無霜寒草青將
軍騎馬出空城漢家天下西巡狩猶向江東
更索兵 中和初童謠曰黃巢走泰山東死
後翁家翁
宋皇祐中廣源蠻酋儂智高反陷邕州時謠言曰
農家種糴家收後宣徽使狄青討平之
紹興中鼎澧劇盜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
盜有口占末云除是飛過洞庭湖後卒為岳
飛所破

二年李綱帥長沙道過建寧有僧宗本題于邑治
之壁白東燒西燒日月七七後數日江西盜
李敦仁入竟焚其邑乃七月七日也

二十五年春秦熺謁告建康游茅山題詩銀板揭
于華陽觀梁間是晚視之其側隱隱有白字
可識末云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
堆是冬槍死

淳熙中河決入汴梁宋間為之語曰黃河災天水
來天水國姓也遺黎以為恢復之兆時淮西
競歌汪秀才曲曰騎驢渡江過江不得又為
獠舞以祀之後舒城狂生汪格謀不軌州兵
入其家縛之其子拒殺聚惡沙數千為亂聲

言渡江事平格亦伏誅

七年正月行都餘杭門外墻壁有詩言曰頗涉恠
後廡得主名杖遣之主管城北廂劉君暨以
失察異言坐削秩其詩不錄

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
不來汝家流傳四方莫詳其指過紹熙二三
卒其事始應于兩宮

紹熙三年都城市井有取程頤語錄語雜以穢褻
盛行于市朝廷知而禁之後三年偽學之禍
乃作

嘉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詞末皆曰東君去後花
無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淳

熙末 上以恢復之占訪莎衣道人何者何

授以歌詞末云胡孫死鬧啾啾也須還我一

百州後金酋葛王死其孫璟立不以序諸酋

爭立內亂志士以撫櫟為惜 慶元四年三

月甲辰有郵箒置詩謠達御前者上諭宰臣

究其事詩亦不錄 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鐵

彈子白塔湖曲是冬有盜金十一者號鐵彈

子聚衆剽掠不可制賊黨稍平謬傳其鬪死

白塔湖中帥臣以聞後覆出獲之諸暨縣始

就僂開禧二年鄂州民謠塞上將軍少城南

從事多宣威不可問恢復竟如何時權臣開

邊鄂為宣撫使置司多辟親故幕賓聚城南

為酣縱云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九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物異考

訛言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

渭水虎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師古曰虎上地名也音斯走入

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內諸衛戶者

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句盾少府之署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

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

人將因女寵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檠

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是時繫之辭也

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

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兄弟父

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

易傳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死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

縣之衣絳衣小冠帶劍之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

惟組結佩之師古曰組綬類所以係惟招前殿署

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拷問寢故公

車大誰卒應劭曰在司馬殿門掌謹呵者也服虔

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而應氏乃以此謹

誰字為謹違本文矣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病狂

易師古曰謂病狂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是時王

莽為大司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

不退故因是而見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徑上前殿

路寢入室取組而佩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

莽就國天下冤之哀帝徵莽還京師明年帝崩莽

復大司馬因是而篡國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擗一枚如淳曰擗

麻幹也傳相付與曰行詔籌謂徒跣也

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謂徒跣也

或夜行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

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

里巷仵陌設張博具師古曰博歌舞祠西王母又

傳書曰毋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

樞下當有白髮師古曰樞門也音昌于反是時帝

祖母傳太后驕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日豫故杜鄴對曰春

秋灾異以指象為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

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

妄以相予違忤民之心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

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內師古曰闌門也音魚列反

與疆外師古曰與讀日豫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

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

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

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

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以

甚此師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也周后嬖寵而指處職位詩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

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

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誅滅一傳一曰丁傅所

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按訛言惟唐史志置之詩妖之後諸史皆

無之惟錯見於言不從及人病條下令撮

取其語言之妖異類世俗所謂語識者立

訛言一門云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碧女子名也

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

捕殺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今月癸酉

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興成

帝下妻子也下妻猶小妻劉氏當復趣空宮趣音促收繫

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大逆無道請論如法
鳳元年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
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惡此妖捕繫問語所
從起不能得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
冀州民入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夫
死從子今專王事此不從而僭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
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中悉道路斷
絕到中元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
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
疲餒牽而勝之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

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上殿為天子中黃門
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走求索不得
不知姓名蔡邕以為類成帝時男子王褒入宮事
以往况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
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應劭曰尚書春
秋左傳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
董父帝舜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其後董
卓自外入廢帝殺后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
州也袁山松曰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異斯
乃曹氏滅漢之證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
非溥天之稱 後主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
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

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
魏齊王嘉平中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
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言其跡大如斛行
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
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俱死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
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
截臍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
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
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

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于寶以為禁庭
尊祕之處今賤人逕入而門斂不覺者官室將虛
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
遂空焉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撫姑孰百姓訛言
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
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
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
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
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
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
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入為之主今云蟲食人言

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
腹者言害由中出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
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三霸會於戊戌
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必去其類而
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
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
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
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
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
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
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

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
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
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音宣言曰二月了故義
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
倫同又易永始永始腹是王莽受封之年也苻堅
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
我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
請誅鮮卑堅不從也

宋明帝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
東府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

改代作伐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蒼梧
王敗安成王代立咸言為驗術數者推齊高祖舊
居武進東城村東城之言其在此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
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青
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至鬱林王果以輕
狡而至於窮又武帝時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
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
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
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
廢黜此其驗也 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
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東昏以暴虐殞南康王寶融

即位禪于梁以弒殞謚和帝其言乃驗焉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根根取人
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大通
五年十二月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
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 武陵王紀
僭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撫曰王不克矣昔
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為二月了而玄之敗實
在仲春今曰天正正之為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
年而敗

陳後主時諸省官人多稱省主北齊末亦有此稱
識者以為主將見省之兆未幾國亡

後齊文宣帝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為制字子

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
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後卒為常山王所廢殺
成河清三年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
捍之
後主武平七年為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
傳位太子恒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
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為宣政梁主蕭歸離合其字為宇文
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隋開皇初梁主蕭琮改元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
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當為軍所走乎後琮朝京
師被拘留不反梁國遂廢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

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言
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
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
呼楊姓多為羸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為羸殃帝
不憚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終失天
下為楊氏之殃煬帝改元大業識者惡之曰於
字離合為大苦未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塗炭
之酷

唐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根根殺人以祭
天狗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閭中取人心
肝而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
無兵器者刻竹為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

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武后時民
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族蓋 開元二十
七年十月改作東都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明堂
下以為厭勝村野兒童藏於山谷都城騷然或言
兵至玄宗惡之遣使慰諭久之乃止 天寶三載
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
言官遣棖棖捕人取肝以祭天狗人頗恐懼畿內
尤甚遣使安諭之與貞觀十七年占同 天寶後
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
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
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
旋轉便捷為巧時又尚之破者盡破碎云 建中

三年秋江淮訛言有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朱泚
既僭號名其舊第曰潛龍宮移內府珍貨以實之
占者以為易稱潛龍勿用此敗祥也 大和九年京
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生取小兒心肝密旨捕
小兒無算往往陰相告曰某處失幾兒矣方士言
金丹可致神仙蓋誕妄不經之語或信而服之則
發熱多死如其所戒云小兒無辜者取其心肝將
有殺戮象 劉從諫未死時潞州有狂人打腰於
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斬之 咸通十四
年秋成都訛言有獾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
聚坐或曰某家見鬼眼晃然如燈燭民益懼 黃
巢未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

之黃賊打黑賊 僖宗時里巷鬪者激怒言任見
右廂天子

晉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字為語助如言
得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
趙字無之者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
後延壽為北虜所繫而謠言益盛洎太祖受禪始
悟焉天福末宣州太平縣掘地得石記云天子冀
州人時李景擡江表名其子曰冀欲以當之及太
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 開運末宋州宋城縣
有異僧常挾彈持銅丸走榛莽中如飛指其地曰
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
後周顯德六年二月癸巳有三人敝衣冠闖入中

書升政事堂擡床而坐堂吏叱之曰何人遣爾至
此其人曰宋州官家教我來此吏具白其事於宰
臣宰臣密令遣之尋不知所適其年六月十九日
世宗崩明年正月四日大宋受命

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高
鐫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啓匣中得石有
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
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周廣順初江南伏
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
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銘背有引曰寶
公嘗為此偈大書于板曰巾冪之人欲讀者必
施數錢乃得讀訖即冪之是時名臣陸倕王筠

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
至卒乃鑄其偈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
自有憑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
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
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鍇韓熙載皆不能解及
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位
即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
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也
潘美營其北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
戊寅歲淮海王錢俶舉國入覲即東隣也家道
闕者意無錢也隨虎戊寅年也
宋建隆中京師士庶及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三來

子聲調清逸徧于里巷自建隆至開寶凡平荆湖
川廣江南五國而中原混一矣時西川孟昶賦歛
無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緡錢唯仰在貨物
乃競書簡扎揭于門曰今召主收贖又每歲除日
命翰林為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
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新年納餘慶
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王師即命
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召與趙贖與蜀同音開寶初廣南劉鋹令民家
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又鋹末年童謠曰羊頭二
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鋹識
者以為國家以火德王房為宋分羊未神也雨者

王師如時雨之義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太平
興國中京師童兒以木雕合子中有竅蔽掖下感
之有聲號為掖底鬧後盧多遜有罪投荒人以為
讖其在肘掖而干國典也雍熙中京師人破竹為
細縷以三色紙為胡蝶綴其杪兩兩相對手撚之
遞相飛觸謂之鬪胡蝶其後河朔頻歲用兵 天
禧二年五月西京民訛言有物如烏帽夜飛入人
家又變為犬狼狀攫人民多恐駭每夕重閉深處
至持兵器驅逐者六月乙巳傳及京師云能食人
里巷聚族環坐叫譟達曙軍營中尤甚而實無狀
意其妖人所為有詔嚴捕得數輩訊之皆非
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初

謠言農家種糶家收至是智高果為青所破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
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
云某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
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
觀下土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
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
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
令呼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
暨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齧
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為罷一夕之權竟不得其何

人付獄盡之 七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
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檐向門戟手出悖詈
語且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
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之所
為者乃於獄中盡之

建炎二年十一月駐蹕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
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于 行宮門外自言天
遣我為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鞠之
不得姓名 上以其狂釋不問 明年二月金虜
犯維揚三月有明受之變 紹興元年四月庚辰
閩州有狂僧衰經哭於郡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
言且哭實 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閩距行都萬里

逾月而遺詔至 十二月越州連有火後民訛言
相驚十六日當再有火樞密院以軍法禁之乃定
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
第升堂踐王座曰我太上皇孫來報訃音鞠訊終
不語是冬高宗晏駕明年八月王薨 紹熙元年
三月行都市入夜以殺相驚奔迸者久乃定與漢
志永初民相驚同占 紹熙二年十二月庚寅昧
爽成都府有人袞服入帳門大呼閩帥京鏜姓名
後八年鏜薨相位蓋慶元六年前五日光宗晏駕
後四日皇子冲温邠王薨時慈懿皇后梓宮在殯
嘉泰二年六月故循王張俊家火後旬日市井訛
言相驚有絳衣婦人為火殃下墜都民徙避晝夜

不遑寧處此訛言也禁之後亦不火 慶元六年

十月瓊州訛言妖星流墮民舍郭七家聲如雷通

守曾丰瓊山縣令移文往復民獠驚喧後皆坐紉

服妖

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出師

公衣之偏衣謂左右異色其佩之金玦半環曰玦以金為之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衣所以明貴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服賤佩所以表中心

其身則衣之純壹其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王者君

今命以時卒閔其事也卒盡也閔閉也謂衣以危

服遠其躬也危雜色謂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閔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薄京

也危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梁餘子養

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御軍常

弁弗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

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奇奇怪非常意

決去不復反意也復有心言有後四年申生以讒自

殺近服妖也 鄭子臧好聚鷓冠鷓今鄭文公惡

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也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反注

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

者言州側立而注也蔡邕云高九寸以賜大臣

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師古

惑也音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弋

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師古

日騶廐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儘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

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

墜至賤也師古曰墜墮也音直類及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

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

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

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此

服妖亦犬獸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

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

冠音工喚反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

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罪死不得置後又犬獸無

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

亂辟無適如淳曰辟音壁適讀曰嫡妾子拜如淳

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成帝鴻嘉末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

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

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冠帶持弓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

上蘇林曰茵車上尊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

也茵音茵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塹遠至旁縣大臣車騎

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諫曰陛下弃

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離深宮之固挺身獨

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

溷肴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衛空宮公

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年矣

後漢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鬢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

步齟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

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折

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

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翕然諸夏皆放效

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

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

眉啼泣吏卒製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

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

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繼其

姦隱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

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

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

為司隸校尉以次誅鉏臣昭按本傳寅京都正清誅左悺賈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

五采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

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

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

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

雖剋折姦首群閹相
蒙京都未為正清

臣昭按本傳寅
誅左悺賈

之應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玆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入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篋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官掖發掘園陵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為騎從互相

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曰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先和四年又於西

園弄狗以配人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羣小於又西園賣官天戒若曰在位多非其人如狗而冠也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
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
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
相偶和之後續以挽歌魁樓喪家之樂挽歌執紼
兼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
兼屍蟲而相食魁樓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
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
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
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始擬古皮弁裁縑
帛為白恰反苦洽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
容也于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恰毀辱

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日著繡帽披縹反軟紹純半袖常以見直臣

揚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

非禮之色音薛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

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攘也帝既不享

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

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

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銅鑄人以象之魏法國

亡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服妖也夫衣

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裳赤舄

鈎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三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
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
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劇音靡角過於耳蓋
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
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孫休
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
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
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
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音宵

反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
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
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蔑為純蓋古喪
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
事不崇實也于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
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官才
人流穴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
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泰始
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音陌槃及為羗煮音炙貊炙貴
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

太康中以氈為紒與帕同莫格反方言帕頭幪

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字書帕頭巾者也幪且消反頭及絡帶袴口百姓

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氍毹

此蒞

產於胡而

天下以為紬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

乎至元康中氏羗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

後四夷迭擡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負男子頭方負者順之義所以

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

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

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

事也今按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

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

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

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

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為男女之別國

之犬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

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

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

擷胡結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

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

鐵後根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

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

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因為金能孤立也及

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
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
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脚音自聚于道多
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
或云見狸街聚之于寶以為夫屨者人之賤服處
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
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黔庶罷
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
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革兵
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

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帟而婦人束髮
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乎額目出而已
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
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
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及天下醜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

曰此則古者總衰音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

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

為乾君道也囊者推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

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

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

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滅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為衣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着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帽

七通反

頭天戒若曰頭者

元首帽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舊為履者齒皆達楸扶然反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

義反

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力驗反皆刻木及臘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
五色羽葆音保流蘇郡下相謂曰頗類轎音而車尋而
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
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齊武帝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
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自蕭湛之家其
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湛亦誅死
之效焉又武帝時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
明帝以宗子入篡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
紗為帽半其裘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問語好
云擾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為忽遽倚勸擾攘

之言驗 東昏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
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
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
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
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
裏又作散叛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
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騫其口
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扇向後總而結之名曰
反縛黃麗東昏與刀敕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
鑿以璧璫又著作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翠此皆
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
也黃麗者皇離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

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曾名曰假兩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為庶人假兩之意也

後齊婁后卧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傳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壯如髮幘又為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為周武帝所滅父

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業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測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

大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鷄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隋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槊幡軍幟婦人為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廢而遇害世積坐伏誅

唐初宮人乘馬者依周舊儀著罽羅全身障蔽末徽後乃用帷帽施裙及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罽羅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近服妖也

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于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妖也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為象牀犀簟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裘正視為一色傍視為二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為鞞面韋后則集鳥毛為之皆具其鳥獸狀公費巨萬公主

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
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皆
服妖也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
獸毛羽採之殆盡韋后昧嘗為豹頭枕以辟邪白
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景龍三年十一月郊祀韋后為亞獻以婦人為齊
娘以祭祀之服執事近服妖也
中宗賜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樣其制高而踣即帝
在藩邸時冠也故時人號英王踣踣顛仆也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衣道
士服視事亦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

搖釵衿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鬢為首飾而好服
黃裳近服妖也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裳
逐水流

元和末婦人為圓鬢椎髻不說鬢飾不施朱粉惟
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圓鬢者上不自樹也悲
啼者憂恤象也

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織如綾縠前代所無
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
斜闌葺泰侈之象

乾符五年雒陽人為帽皆冠軍士所冠者又內臣
有刻木象頭以裹幘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木
斫之曰此斫尚書頭此斫將軍頭此斫軍容頭近

服妖也

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囚髻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為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昭宗時十六宅諸王以華侈相尚巾幘各自為制度都人倣之則曰為我作某三頭識者以為不祥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

號醉粧國人皆效之

宋太祖建隆初時當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江南李煜末年有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鞵而坐訊之風狂不寤識者云鞵有履也其李氏將覆於此地而為秦所有乎履與李友與有同音趙與秦同祖也又煜宮中盛雨水染淺碧為衣號天水碧未幾為王師所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之者天水國姓之望也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翦黑光紙團曆又裝鏤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或曰黑水行魚水族皆陰類也面為六陽之首陰侵於陽將有災明年京師秋冬積雨衢路水深數尺景德四

年春京城小兒裂裳為小旗繫竿首相對揮颭兵
闔之象也是歲宜州卒陳進為亂出師討平之
紹興二十一年行都豪貴競為小青蓋飾赤油火
珠於蓋之尊出都門外傳呼于道國朝以火德興
赤火祥也又珠者乘輿服御飾升龍用焉臣庶以
加于小蓋近服妖亦僭咎也

又都市為戲加篋中披卧鞞執藤鞭羣吹鷓鴣笛
撥葫蘆琴效胡樂胡舞長跪獻酒時狄患僅定上
念境土未復將用夏變夷命有司禁止之與漢靈
帝時胡舞唐天寶胡服同占皆服妖也 二十三
年士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冠山民採捕胎鹿
無遺九月庚子言者以暴珍傷
仁遂申嚴景祐捕鹿之禁 紹興初去宣和

未遠婦人服飾尚集翠羽為之與唐志百鳥毛織
裙同占二十七年交趾貢翠羽數百 上命焚之

通衢至是始立
法亦禁之

紹熙元年里巷婦人初以琉璃釵為首飾唐志琉
璃釵釧有流離之兆亦服妖也後連年有飢流之
厄

射妖

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于圃
日中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王中心折
脊而崩

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
婦人男女同川滢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

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

死以氣射人也

南方謂之短弧

即射工也亦呼水弩

近射妖死亡

之家也時嚴公將娶齊之淫女故蜮至後女淫於

二叔叔父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為蜮盛暑

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

試用厥妖國生蜮 哀公時有隼集陳廷而死楛

矢貫之楛木名堪為箭奇石弩弩鐵也長尺有咫陳閔公使

人問仲尼對曰隼之來也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

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肅慎東北夷石弩

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母亡服服事也

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劉向以為

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

亡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

之禍為所滅也其後陳卒為楚所滅

後漢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

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

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

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門東闕吏士其後車騎將

河問首服詔龍以重論陽不連坐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

戰于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

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瘡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

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日猿母抱子芝射中

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自知當死

晉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云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璧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衄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

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為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帝時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為樂或衣縵縷衣行乞為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宋淳熙十四年正月閹宦競以小弓矢射於殿廡為戲弓長尺餘箭纜數寸近射妖也慶元五年諸軍器械所造筒子弩柳木牌以為戲木弩加以竹筒蔽以方布剔以角篋時朝廷遣使閱習器械

射妖之戒若曰除戎器皆甲戲也後開禧卒有兵
弗戢之禍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七

